

花好月圆

潘鲁生

又到中秋佳节，全国城乡各地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浓厚的节日氛围在身边蔓延。

这种气氛从古流传至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古往今来，一轮明月是中华民族思乡念家的情感纽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秋之时，也是丰收之季，满月升起，阖家共聚，往往在那个时刻，时间的节奏、自然的景观、生活的欢愉融为一体，使人找到天地间、家庭里、人生中的那个原点。即使岁月变迁，每当对着一轮圆月也会想起童年，想起故乡和亲人，于是找到情感寄托和对美好的定义与追求。这样一种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团圆意识，

也成为烙在心底的民族文化印记。

应该说，团圆意识与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传统有关，人们希望生活安定，风调雨顺，物产丰裕，人丁兴旺，不仅民俗节日里，正月十五食汤圆，八月十五赏圆月，寄予了对圆满的追求。文学艺术作品也往往讲求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从原始先民的彩陶纹饰、玉璧造型到民间美术的团花剪纸、生活营造中的水井、锅碗瓢盆多取圆的造型，及至福建圆屋的圆楼、圆寨等民居营造更展示了生生不息的家族团聚之根脉。

“圆则合，合则圆”，圆形的造型观念、团圆的意识里包含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今天乃至未来也仍然是我们民族一种宝贵

的精神文化资源，一种传统文明的存在。正如古人基于对月亮朔望圆缺的洞悉与体会，形成了生命不息的精神追求、对世事循环流转的把握和对美好圆满的期待，其中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朝气，团圆意识里包含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认同感和创造力，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花好月圆人团圆是一种生活愿景，也是一种群体意识，是中华民族集体观念责任感的体现。人生的价值不只是一个体的圆满自足，而是亲人、亲友及社会群体的和睦圆满。正是在这种充满了集体感、责任感的团圆意识感召下，无论个体境遇如何，只有亲人团圆、社会和谐、天伦之乐才是理想生活，

所以团圆是全民族的团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阔大气象里包含家国情怀和民族凝聚的心理结构。

回想儿时中秋，常听母亲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学画时也画嫦娥奔月，待读到李商隐“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句，也诧异这团圆节里关于分离的传说。如今想来也释然。嫦娥登月更多是人们关于飞天的梦想吧。如今我们的登月卫星以“嫦娥”命名，可去亦可返，嫦娥也可以回家团圆了。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家国维系的情感纽带。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宋词今曲 《明月几时有》 为什么脍炙人口

何美

有一首歌，两岸三地的歌手相继唱过，尤其是中秋时节，它作为中国中秋文化的“标志性”音乐，不知在多少中华儿女耳畔单曲循环。它就是台湾音乐人梁弘志作曲、邓丽君首唱的《但愿人长久》（亦名《明月几时有》）。改革开放40年来，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根据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创作的歌曲有约20首之多，但梁弘志这首，王菲、张学友、谭晶、龚琳娜等多次翻唱，脍炙人口。

1076年，外调密州（今山东诸城）的苏轼年近不惑，妻子王弗已逝十载，与弟弟苏辙（字子由）离散七年未曾团聚，满腔人生抱负难望实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引言17字，悲欣交集，整首词感怀中秋，素怀洒落，襟怀澄澈，胸怀旷达，遂成千古名作。

我国诗词素有吟唱传统。据研究，宋代流传最广的词牌是“浣溪沙”，接下来便是“水调歌头”。苏东坡的4首《水调歌头》里，中秋词“明月几时有”篇最为历代文人传诵、乐人传唱。千年之后，仍是我们传唱最多的宋词乐曲，也成为中秋文化“标志性”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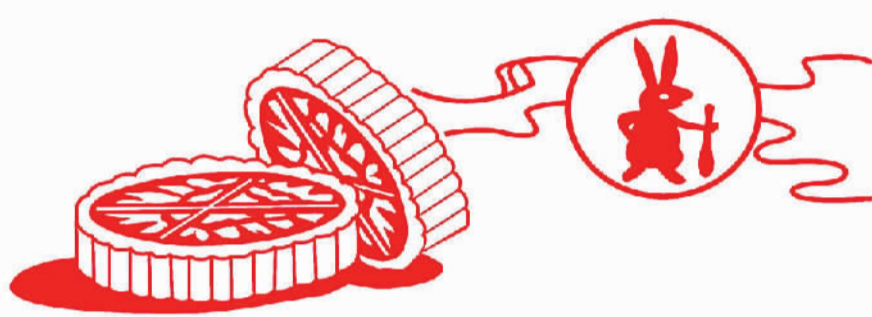
邓丽君在1983年策划第一张唱片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时作为主打歌推荐，后经众多歌手翻唱，各具特色。邓丽君、王菲各自“西洋范”版本伴奏乐器以钢琴、吉他或弦乐为主，罗海英、龚琳娜各自古典东方韵味版本乐器以二胡、埙或古筝为主，张远京剧演唱版本以京胡和钢琴为主，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男女中音、高音、京剧、黄梅戏、福建南音等各种演唱，古筝、笛曲、箫曲、弦索等各种奏鸣，使《明月几时有》流传久、覆盖面广。

梁弘志作曲的这首《明月几时有》采用4/4节拍，旋律音程跨度不大，舒缓抒情，浅吟低回，一唱三叹。特别是“以词就曲”，在同一段音乐下填不同的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一段和开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旋律相似，淡化高低起伏的旋律感，深化古典情思内核。歌曲总体简洁通俗，声乐理念通透，强化了中华民族音乐的线性特征，与西方多声部的复调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无”处巧妙出现最高音，构成整曲高潮部分。颤音，如同人声的“揉弦”，邓丽君每句尾音的颤音技巧，使声音有波动起伏；王菲在延长音中与高音区假音混合，表现得自然流畅、缥缈稀声、音色空灵；张学友演绎过原唱版本和改编版本，都娴熟运用颤音以及哭腔、小啜唱法，撩人心弦。“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曲调上扬，情绪翻飞，渐显激昂，声断气不断。而“此事古难全”“千里共婵娟”落笔沉稳，唱腔苍茫雄健。自然与社会，物象与人生、情感与理智，金声玉振，黄钟大吕，荡气回肠，开出一片深静淡美的境界。

歌曲还采取“A+B+A”的三段式曲谱，没有大开大合，舒缓呼应了望月遐思、孤独不平到释然宁静的心路历程，超脱时间对生命的逼仄摆布，气定神闲，笑对岁月侵蚀，“无眠”“恨”“别”“悲”“离”等终于归于“千里共婵娟”。

依琴瑟而咏歌，望圆月而抒怀，一阙千古传唱的绝妙宋词，一曲中华民族歌曲经典之作，抒发了古典温婉、高远达观、悠然脱俗的人生境界与美学精神。



缘起月亮天体崇拜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是近世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中秋节形成最晚，在汉魏民俗节日体系形成时期，有秋社而无中秋节，唐宋时期因时代的关系，以赏月为中心习俗的中秋节出现，明清中秋已上升为民俗大节。中秋节虽然晚出，但它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中秋起源于古老月亮天体崇拜。“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周易·系辞》上）。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日月这两大天体，在古人的观念中代表着世界的两极。“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也”。殷人已将日月分称东母与西母，月神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为朝夕必放（仿）于日月。”（《礼记·礼器》）这种朝日夕月的祭礼，据唐人孔颖达解释说，春分日的早上在东门外祭日，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因为秋分时太阳几乎直射月亮朝向地球的那一面，所以月亮看起来又大又圆。

周人的日月祭祀的方式是：“祭于坛，祭月于坎。”以坛、坎这两种物象作为日月的象征，坛在上，光明，坎处下，幽静。（《礼记·祭义》）祭品为牺牲玉帛之类。

春秋战国时日月神分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云：“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分坐在柱状物上（有说是昆仑山），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月精，水之灵府”的说法言之有据，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最早名常羲）演变而来。

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秦雍都有日月祠，山东有日主祠、月主祠。汉武帝时，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行朝日夕月之礼，“夕夕月则推”。（《史记·封禅书》）北魏、隋唐以致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现在北京月坛公园就是明清祭月的坛场。

祭月在上古作为季节祭祀仪式列入皇家祀典，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在“绝地天通”之后，像日月这样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王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自然是无缘祭享的。月亮对于平民来说，是一种外在的神秘的支配力量，无法接近它，祭祀它。因此，华夏文化系统内民间祭月的习俗，在汉魏时期不见著录，更不用说出现以拜月为中心的节日。

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时代文化的进步，人们对月亮天体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唐朝虽有中秋节日，但中秋赏月玩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人们将清秋月视为可赏可玩的宇宙奇观，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秋月还常常引发人们感物怀人的情思。

古代传承下来的有关月神的神话，这时出现了新的情节，月宫中除了寂寞的嫦娥、蟾蜍、玉兔外，又添了一位据说因学仙有过而被贬滴来的吴刚。吴刚从事的是一项惩罚性工作，即砍伐一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桂树高五百丈，由于桂树有“树创随合”的神奇，吴刚只好年复一年地砍下去（《酉阳杂俎·天咫》）。太阳之精月亮在这时成为仙界的流放地，由嫦娥偷吃不死仙药、化为月精到吴刚被贬往月中伐桂的传说看，月神已由原始的宇宙主神演化为具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月宫似乎是天地之间的第三界，月亮的高远清凉在唐人那儿唤起的是宇宙空阔与人心交感的美学意绪。

周人的日月祭祀的方式是：“祭于坛，祭月于坎。”以坛、坎这两种物象作为日月的象征，坛在上，光明，坎处下，幽静。（《礼记·祭义》）祭品为牺牲玉帛之类。

春秋战国时日月神分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云：“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分坐在柱状物上（有说是昆仑山），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月精，水之灵府”的说法言之有据，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最早名常羲）演变而来。

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秦雍都有日月祠，山东有日主祠、月主祠。汉武帝时，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行朝日夕月之礼，“夕夕月则推”。（《史记·封禅书》）北魏、隋唐以致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现在北京月坛公园就是明清祭月的坛场。

祭月在上古作为季节祭祀仪式列入皇家祀典，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在“绝地天通”之后，像日月这样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王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自然是无缘祭享的。月亮对于平民来说，是一种外在的神秘的支配力量，无法接近它，祭祀它。因此，华夏文化系统内民间祭月的习俗，在汉魏时期不见著录，更不用说出现以拜月为中心的节日。

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时代文化的进步，人们对月亮天体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唐朝虽有中秋节日，但中秋赏月玩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人们将清秋月视为可赏可玩的宇宙奇观，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秋月还常常引发人们感物怀人的情思。

古代传承下来的有关月神的神话，这时出现了新的情节，月宫中除了寂寞的嫦娥、蟾蜍、玉兔外，又添了一位据说因学仙有过而被贬滴来的吴刚。吴刚从事的是一项惩罚性工作，即砍伐一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桂树高五百丈，由于桂树有“树创随合”的神奇，吴刚只好年复一年地砍下去（《酉阳杂俎·天咫》）。太阳之精月亮在这时成为仙界的流放地，由嫦娥偷吃不死仙药、化为月精到吴刚被贬往月中伐桂的传说看，月神已由原始的宇宙主神演化为具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月宫似乎是天地之间的第三界，月亮的高远清凉在唐人那儿唤起的是宇宙空阔与人心交感的美学意绪。

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时代文化的进步，人们对月亮天体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唐朝虽有中秋节日，但中秋赏月玩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人们将清秋月视为可赏可玩的宇宙奇观，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秋月还常常引发人们感物怀人的情思。

古代传承下来的有关月神的神话，这时出现了新的情节，月宫中除了寂寞的嫦娥、蟾蜍、玉兔外，又添了一位据说因学仙有过而被贬滴来的吴刚。吴刚从事的是一项惩罚性工作，即砍伐一棵永远砍不倒的桂树。桂树高五百丈，由于桂树有“树创随合”的神奇，吴刚只好年复一年地砍下去（《酉阳杂俎·天咫》）。太阳之精月亮在这时成为仙界的流放地，由嫦娥偷吃不死仙药、化为月精到吴刚被贬往月中伐桂的传说看，月神已由原始的宇宙主神演化为具有道教色彩的神仙，月宫似乎是天地之间的第三界，月亮的高远清凉在唐人那儿唤起的是宇宙空阔与人心交感的美学意绪。

从天体崇拜到民俗大节

萧放



物质、社会与精神生活的丰收

宋代中秋节已成为与秋收庆祝相结合的民俗节日，中秋放假一日。以赏月为中心的中秋节俗的形成，大概与都市生活情境有着内在的联系。中秋是世俗欢愉的节日。北宋东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纵酒度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卷八）。明清之后，功利性的祭拜、祈求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的主要形态，中秋成为民众时间生活中的重要节点。唐宋时代地位微弱的中秋上升为与春节端午并列的民俗大节。节俗活动丰富多样。

中秋节俗主要表现以下三方面：
祭月、拜月，庆祝丰收。唐宋时期的中秋节主要是赏月、玩月，中秋是一般的社交娱乐性节日。明清时期节日性质发生变化，人们同样赏月，但似乎更关注月神的神性意义以及现实社会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与经济关系。中秋是丰收的时节，人们利用中秋节俗表达人们对丰收的庆祝。祭祀月亮时的时令果品，既是对月亮的献祭，更是对劳动果

实的享用。

分享、馈赠“团圆饼”，团聚家人。中秋节令食品是月饼，月饼在民间称为“团圆饼”。中秋节正是收获的季节，人们为了加强家族、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互相馈赠礼物，月饼就称为人们相互交流的信物与吉祥的象征。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赠与分享，从而实现了对亲族关系的再确认。这种以分享饮食的方式在家团聚，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习惯。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中秋为花好月圆之时，人们由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事的团圆，因此中秋在古代被视为特别的“团圆节”。

祈婚嫁子嗣。中秋正值秋天收获的季节，民间在对神灵酬谢的同时，也祈求着生殖的力量。中秋时妇女对月祈祷与月下出游大都与婚嫁子嗣相关。“摸秋”或者称“偷瓜送子”是南方地区普遍流行的中秋祈子习俗，人们在中秋之夜，到田间“偷”瓜，然后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将描绘成婴儿模样的冬瓜或南瓜送给婚后数年不育的夫妇，以



求瓜爬藤绵绵。湘西、黔东南族流行着中秋“偷月亮菜”的习俗，传说这天晚上天宫仙女下凡，将甘露洒遍人间，人们在月光下“偷”这种洒有甘露的瓜果蔬菜，就能获得幸福。偷瓜菜的地点，青年男女各有自己的选择，一般都去到意中人的园中去“偷”，偷时嬉笑打闹，引出自己的情话，共享“偷”的幸福果实。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心吃月饼却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就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中秋在传统的四大节日中，虽然成型最晚，但影响很大，部分原因是中秋节俗有久远源头，更重要的是中秋节俗贴近了民众生活的需要，民众将秋季的节俗都集中到中秋，使中秋成为四季庆贺的大节之一。传统中秋节俗的核心拜月赏月、家人团圆、庆贺丰收，依然有着符合当代民众生活需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有形的行为与无形的精神、情感的集中促动，让中秋节日成为中国人丰收时节的物质、社会与精神生活的华彩呈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教授、中国节日文化中心主任）